

俞 林

在青山那边

在青山那边

俞 林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五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长篇小说，是老作家俞林的新作。写的是一九四一年夏天至次年春天珍珠港事变前后，北平某大学的抗日学生运动。

作家当年亲身参加了沦陷区和解放区的斗争，熟悉大学和根据地的生活。因此，作品生活气息浓郁，富有时代特色：把沦陷区的学生运动同青山那边根据地人民的斗争，把黑暗和光明两个不同世界，联结起来了。生动地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侧面。

这部长篇小说，写了上一代知识分子、上一代青年的理想、信念、追求、爱情、道德、情操，对今天的读者，无疑会有启迪和帮助的。

作家用生动的细节、细腻的心理描绘，塑造了地下党员陈峪、佟秀芹，大学生舒兰、仇凤、张凤鸣，八路军高级将领周群，教授林浩、美籍教授怀特等人物形象，以及一些人民群众的群像，丰富了当代文学画廊。语言朴素隽永，独具风格。

责任编辑：张佳佩 胡德培

在青山那边

Zai Qing Shan Na Bian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263,000 开本 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3\frac{3}{4}$ 插页 2

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1985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61,300

书号 10019·3801

定价 1.95元

第一章

一

一九四一年夏天，久旱不雨。平汉铁路北段的一个小火车站上，灰尘飞扬。一列满载着日寇、伪军的火车，噙噙地开过去了。机车狠吐了一阵浓烟，一时煤烟和灰尘把整个车站都遮盖了起来。

在月台上等车的是一群出外谋生的乡下人，有光着膀子的壮汉，有弯腰驼背的老人，也有蓬头垢面怀抱婴儿的妇女。他们有的来自太行山麓，有的来自冀中平原。因为第一次出门，一个个用恐惧和惊奇的目光打量着这陌生的世界。显然他们被鬼子、汉奸欺压怕了，看到一个路警走过来，也提心吊胆。母亲用手去蒙孩子的眼，正啼哭的孩子也连忙把哭声咽了回去。

一个卖香烟的男孩，机灵地跟一个戴墨镜的便衣特务捉迷藏，为的是逃避他的勒索。他不停地在人群里穿来穿去，虽然这些满身泥土的农民并不是他的顾客。等那便衣特务一走开，他就连忙去寻找那些衣着讲究的主顾。正好，他看到从候车室里走出两个衣冠楚楚的人，由本地天主教堂

的那位意大利神父陪同着，款步走到月台上来。走在前边的是一位身穿西装的西洋人（有别于称为东洋人的日本人），细高个子，瘦瘦的脸，那双深陷的眼睛特别有神。另一位是个学生打扮的年轻人，体格健壮，神态安详，说不定是那位西洋人的翻译官吧，可仔细估量一下，又觉得他象个有身份的人，那气度跟满身奴才相的东洋人的翻译官截然不同。卖烟的男孩一边打量着，一边凑上去兜生意。那学生打扮的人向他摆摆手，轻轻地说了声：“不要，我们都不吸烟。”生意虽然没做成，卖烟的孩子还是很满意，因为这位“翻译官”满文明、客气，要是东洋人的翻译官，准要瞪起狗眼，骂一句：“躲远点，狗杂种！”

火车到站了。卖烟的孩子看到那两位不平常的旅客跟神父握手告别，然后上了那节空荡荡的二等车厢。他知道，这列车不挂头等车厢，在这个小车站乘二等车的旅客也很少见，一般出门的人，都要挤进那装得满满的三等车厢。孩子看着这两位不同寻常的旅客，暗自问着自己：

“这两位倒挺文明，他们是干啥的呢？”

卖烟的孩子是无法猜透的。原来那位穿西装的是美国人怀特，大学教授，在北平一所美国人办的大学里任教。那年轻人是这个学校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，叫陈峪。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在这个小车站上车？这要先从怀特这个人说起。

怀特二十年代就到中国来了。他很喜欢和中国学生接

近，“一二九”运动时，他同情那些要求停止内战、奋起救亡的学生。他是美国著名记者埃·斯诺的朋友。从斯诺那本著名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（即《西行漫记》）那里，他认识了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and 组织者——中国共产党。抗战以来，他一直关心着共产党在敌人后方开展的游击战争。今年暑假，他通过学校的地下党，秘密地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去访问，打算向国外介绍他的见闻。昨夜他们悄悄地从山那边回到敌占区，住在神父家里，装做是从北平来看望神父，现在又返回北平去。

陈峪是学校地下党负责人之一。他是太行山人，党组织派他陪同怀特完成这次访问。虽说他是太行山人，但抗战爆发以来，四年时间，他都在学校里做地下工作，并不知道家乡发生了多大变化。因此，怀特感到惊奇的，他也感到惊奇；怀特想了解的，他也想了解。跟怀特不同的是：他了解抗战前的太行山，能做新旧对比；还有一点，他在地下工作时，时时感到势孤力单，一看到近在咫尺的青山那边，就有一个强大的抗日根据地，那种孤单感就消失了。他把青山那边看做是自己真正的“家”。

火车向北方缓慢地行驶着。陈峪坐在窗前，凝神眺望着西面的青山。山那边的情景不住地在他眼前浮现。

就说昨天傍晚吧，他和怀特还坐在老乡的炕头上，香甜地吃着太行山人招待贵客的枣糕和小米红豆稀饭，还和护送他们的游击队员愉快地聊天。这些聪明的小伙子，用山区的土音拙笨地念着刚学到的英语单字“夫伦德，夫伦德！”

又伸出大拇指向怀特高喊着：“朋友，朋友！”惹得怀特拍手大笑。深夜，游击队护送他们越过封锁沟。在一个有敌人岗楼的村庄，他们跟地下交通站的同志取得联系，在这里他们脱下八路军装，换上了来时穿的衣服，由交通员带他们到了车站附近的天主教堂，天刚亮，他们就走进神父的家了。新旧世界的距离原来竟是这样近！

陈峪一来到这个龌龊、丑恶的敌占区，心就隐隐作痛，他的心还留在青山那边。只是身子太疲乏了，才不情愿地把眼光从青山收回车内。他发现坐在对面的怀特也深情地望着西边的山影，很想跟他谈些什么；但终究一夜没睡，眼皮沉重地垂了下来。他不由打个呵欠，仰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。

但他没有入睡，在朦胧中，似乎又回到了太行山区，又见到了他的乡亲们。抗战前，他们被租债逼得面黄肌瘦、衣不蔽体，现在却大方地拿出干粮来款待客人了。虽然他们的生活还很苦，吃黄干粮（不掺树叶的玉米面饼子）的人家还不多，可他们的精神面貌却使陈峪认不出自己的家乡人了。

在军阀混战的年月，只要有一个带枪的大兵（说不定还是个逃兵）来到村庄，就可以作威作福，要酒要肉，要钱要女人，可以把全村人象赶羊一样地赶得到处跑，到处躲；可是现在，就是一个小小的儿童团员，拿着红缨枪，也雄赳赳地对陌生的过路人喊着：“干啥的？拿出路条来看看！”对干部模样的人问着：“同志，有路条吗？”孩子们都这样自信，

自尊,更不用说那腰里挎着手榴弹,肩上背着大枪的民兵游击队员了。

妇女们当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。劳动妇女即使不得不出门,远远地看到男人过来,也要赶忙退避三舍。可今天他遇到的妇女却变了样!那个吹着哨子招呼妇女们上夜校的姑娘;那个手提军鞋,送给八路军的年轻媳妇;那个身体健壮,和男青年一起抬担架的大嫂;那位坐在蒲团上,一边纳鞋底,一边瞭望着村口,自动放哨的老大娘……她们的年龄、身份虽各有不同,但都显示出主人翁的自豪感。如果你向她们问路或打听什么事,她们都会详细地告诉你。就说那位纳鞋底的老大娘吧,那天,陈峪陪着怀特刚出村就遇上了岔路口,正不知该走哪条路,就听到老大娘向他们喊着:“同志,靠左手那条是大路。”多好的老大娘呀,陈峪真不知道怎样谢谢她老人家。在这里,他遇到了多少妇女,她们哪里还有他曾熟悉的旧社会妇女的影子呢?

陈峪在朦胧中似乎又来到她们身边,他真想跟她们拉拉家常,但还没开口,就见她们都审慎地打量着他,把他这个太行山人看成了异乡人。陈峪急了,忍不住喊了起来:

“大娘,大嫂,我,我不是外乡人,我是你们的同乡啊!”他不由自主地喊出声来,接着就从迷糊状态中醒了过来。

他连忙看了怀特一眼,担心自己的失态被怀特看到。还好,怀特正专心致志地在记事簿上写着什么。看来,他是迫不及待地为美国哪家杂志撰写访问记了。

陈峪知道,怀特是急于向全世界报道他的见闻的。斯

诺报道的是抗战前夕的红区，而今天，在敌人后方，遍及华北、华东、华南，到处是党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，亿万农民组织了起来，几十万正规军，上百万民兵，正在祖国的大地上，与敌人进行着殊死的搏斗。各国人民是多么想知道这支战斗在世界东方的强大力量啊！但陈峪难以猜想，怀特先生将从哪里写起。

无意中，他看到怀特正在拼写一个中国人的名字：周群。这是一位负责敌区地下工作的领导人，是陈峪的直接上级，也是怀特在根据地见到的第一个负责干部。陈峪知道，怀特很钦佩这位有将军风度的政治家，多次称赞周群“睿智”，“有学识”，“性格开朗”，“作风平易”。大概他急不可待地要写周群的印象记吧。陈峪想：是应该先写周群，这位久闻其名，被地下同志视为传奇人物的“老上级”，也给陈峪本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。他闭上眼睛回味起和周群那次单独的会见来，说起来，这不过是十天前的事情……

二

十天前，周群的秘书通知陈峪，周群要听他汇报地下工作的情况。陈峪的心情是激动不安的。他很想会见这个为地下同志尊敬和爱戴的“首长”，那些传奇式的传说使他把周群看成是个超现实的人物。传说周群时常出没在敌占区，化装成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在敌人的鼻子尖前任意出入。传说他还大摇大摆地出席过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长

官举行的宴会。还说他如何机智灵活地甩掉十几个特务的追踪，如何半夜进入叛徒的住所，对那个叛党叛国的奴才进行了正义的审判……今天就要见到他本人了，他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该向他汇报些什么呢？他会不会提出一些自己回答不出的问题呢？他严厉吗？会批评人吗？陈峪在走向周群住的窑洞时，心情一直安静不下来。等他来到窑洞门前，一位军服整齐的警卫员告诉他：周群正在隔壁打电话，请他先进窑洞等一等。他这时竟因为这暂时推迟的会见长出了一口气，他要利用这短暂的空隙使自己静下心来。这不奇怪，毕竟他是第一次去见一位赫赫有名的领导同志啊！

周群陈设简陋的房间使他稍稍安下心来。这里的全部陈设不过是一床一桌，和一个文件柜罢了，再就是墙上贴的那张军用地图，那是由几十张一尺见方的图纸，拼凑在一起组成的，盖住了整整一面墙。他一眼就看到了地图上用蓝笔标出的几个敌占大城市：北平、天津、保定，看到了他家乡那条从山西流向河北的河流。他这时把和周群的会见暂时忘掉了，他沿着那条河去寻找他家所在的村庄，他找到了离他家不远的岩头村，心怦怦地直跳，再向上游去找，潘家峪、李家沟，再过去就该是他的家乡陈家寨了。可是，背后突然一声：“是小陈吗？”把他吓了一跳。他连忙转过身来，只见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军人在上下打量着自己。

他是谁呢？这样年轻！这样随便地叫他“小陈”，是周群的秘书？参谋？陈峪一边估量着，一边报着自己的姓名。那军人直截了当地说：

“我是周群，虽说没见过面，可咱们总算共事几年了。”说着，周群很亲切地笑了。陈峪可没有笑，他一时转不过弯来，这就是周群？和他想象中的周群一点也对不上号！眼前这个周群跟他在根据地看到的军人没什么差别，哪有一点“神秘感”或“超现实”的东西呢？他一时愣在那里，呆呆地看着周群。周群两次请他入座，他都似乎没听到。等周群用手势向他示意时，他才明白过来，急忙坐在一只木凳上。因为坐得急了些，几乎把木凳弄倒，他的脸顿时涨红了。

其实，他担心的汇报却很容易地通过了，周群并没有问他什么难以回答的问题，倒是和他拉起家常来。

“听说你是本地人，这次该回家看看吧？”

“怕没时间了，我家靠山西近，要绕很远的路，我不好撇下怀特先生自己回家。”

“这倒也是，离开你，怀特就无法访问了。从这一点上说，你就比我们本领大了。我说的是老实话。现在你有机会上大学，就要好好学习，这也是党给你的一项任务。将来党的事业发展了，需要多少懂外文的人才呀！可惜我在中学学的那点英文，都丢光了。”

陈峪从周群的话里，也从他讲话的神态中，更觉得他没有什么神秘感的东西。但同时也觉得和他更接近了。他这才毫无拘束地主动向周群发问：

“您明天接见怀特先生，要不要他先把问题提出来，您好准备？”

周群笑了：“你是要我象小学生那样答卷？不用了，我看用漫谈的方式好。他乐意问什么都行，我大概可以做到有问必答吧。你看，刚才我还说咱们是老同事，可我还不知道你家里有什么人呢。”

“父母都去世了，在家主事的是我大哥。家里有大嫂、侄子……有……”

陈峪说到这里打住了，他真难以说出口，他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大四岁的结发妻子，是他三岁那年，父亲替他订下的亲事，在他十三岁那年，用花轿娶过来的。这是封建家庭给他留下的一个沉重的包袱，现在讲出口来都感到难为情。

“还有老婆，是吗？”倒是周群替他点明了。

陈峪的脸又一次涨红了，他点了点头。

“有感情吗？”

“包办婚姻，有什么感情！”

“为什么不离婚呢？”

陈峪叹了一口气，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：

“我是打算离婚，这些年我没回过家……”他心里还有很多难言之隐，但他不愿和盘托出。

周群微微地摇了摇头，也许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问题，他没有再追问，就换了一个话题，谈起方远烈士来。他问陈峪：

“你们过沙河的时候，没有看看方远的墓？就在寨南村的北山坡上，面对着沙河。”周群抬起头，似乎向北方遥望着，提起方远来，他显然动了感情。

这时，陈峪的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，喉咙里好象塞着什么东西：“我，我回去时一定去……方远的墓地……”

他毫不难为情地擦拭着泪水。一年来，他无时无刻不怀念着这位同学和战友。他的死在陈峪心上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创伤。方远不仅是他的引路人，也是他到北平后的第一个朋友，他们相识是在“一二九”运动的前一年。那年秋季，陈峪离开偏远的太行山区，来到这华北最大的城市上高中。他这个山里人性格孤僻，在城市青年面前，他有自卑感。他第一次用上电灯、自来水，不会打电话，也不会开收音机，处处显出自己是个“土包子”，怎么能不自卑呢？但他又有优越感。当他看到那些没离开过城市的“少爷”“小姐”们，连骡子和马都分不清，见了高粱就叫起玉米来，他怎能不把嘴角弯下来，打心眼里轻视他们呢？既然这样，他在班上就没交上一个朋友。不过他并不觉得遗憾，常常一个人在校园里散步。他最爱那十几株枫树，秋季落叶纷纷，他坐在落叶堆上，遥想着太行山的秋景。附近没有人，他索性躺在落叶上，让那萧萧的落叶落在自己的头上、身上，也不愿拂去。不但不拂，他还故意抓起一把落叶撒在自己的身上，就象他躺在家乡的大柿子树下时那样。可是，他这种山里人的举动突然被一位同学发现了。他当时是多么狼狈啊！这个看到他满身落叶的人就是方远。

“你是陈峪同学？”方远凑过来说。

陈峪拂着落叶坐了起来，抬起头带着敌意瞥了方远一眼，准备听到他的嘲笑。可是方远没有嘲笑他，却亲昵地坐

在他身边，还抓起一把落叶，也在自己的裤腿上，鞋袜上撒了下去。陈峪惊奇地睁大眼睛瞅着他。

“你很爱大自然，是吗？”方远好象熟朋友那样跟他搭着话，“我也爱大自然，爱农村的田野。我是江南人，我家虽设在城里，但是我外婆在乡下。那里都是稻田，美极了。你是北方人吧？”

“太行山里人。”陈峪这才开了口，但他还抱有戒心，不肯多说一个字，只是偷偷打量着这个眉目清秀，比自己显得瘦小的南方人。

“陈峪同学，我们做朋友吧。我叫方远，咱们是同年级，我在二班，我早就注意到你了，他们说你是个怪人，可是我能理解你。”

就这样，他们成了朋友。第二年，“一二九”运动时，他和方远都卷了进去。北平沦陷后，他们一起考进了美国人办的这所大学。他们在学校里找到了地下党，又在一个支部里做地下工作。去年，方远进入太行山根据地，在秋季反“扫荡”中英勇地牺牲了。今天周群提起方远，陈峪怎能不流泪呢？

周群问起方远的女朋友：

“佟秀芹近来怎么样？她经得起这个打击吗？”

该怎么说呢？说经不起吗？不能！佟秀芹，这位历史系的同学，是他地下工作的好帮手。方远牺牲的噩耗传来时，秀芹在陈峪面前没有痛哭失声，尽管泪水流了不少，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她担任的工作。她负责复写党的文件和传

单，这要用薄薄的绵纸，一次复写五份，字要一笔不苟，写成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。偏偏这时，从根据地送来一本《论持久战》，她坚决接受了复写这本书的任务。五万多字，复写起来需要多少不眠之夜啊。但她按期写好了，写得和过去一样的工整，几十页纸找不出一个错字，能说她经不起这巨大的打击吗？但是，唉，但是呀，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经常浮现在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那双发亮的眼睛也暗淡了，眼光总避开别人，话语也少了。只有她那种关心别人、照顾别人的大姐气度还没有改。陈峪很明白：她宁愿把眼泪往心里流，就是咬断了舌头也不肯在别人面前哭出一声来。她这简直是折磨自己。陈峪多么想让秀芹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，把心里积攒的痛苦一古脑儿倾泻出来。不然，总憋在心里会憋出毛病来的。可是他不知道该怎样让秀芹倾吐出自己的悲痛，无法分担她的哀伤。失去方远，他自己也悲痛得难忍，看到秀芹这样折磨自己，他更加痛苦了。

陈峪把秀芹的情况讲给了周群听，他的话颠来倒去，重重复复，直担心周群没听明白，他真恨自己拙笨。其实，陈峪的担心是多余的，周群早已听明白了。周群自己的妻子，就是在敌人来抓他时，用背抵住屋门，掩护他从窗口逃走，自己中弹牺牲的。多少同志把悲痛埋在心底，把死者的一份工作也担当起来。这种精神，他怎么能不理解呢？只是秀芹刚刚踏上革命征途，就遭受到那样的不幸，党组织对她要特别关怀啊！

陈峪看得出，周群心里在思索着什么。他很想从老同志

那里得到如何帮助秀芹战胜悲痛的好主意。

“你跟佟秀芹时常谈到方远吗？”周群冷静地问着。

谈方远，在秀芹那样痛苦的时候？不，他在秀芹面前是避口不提方远的名字的。对周群的问话，他只好摇摇头。

“为什么不谈？”周群紧扣着问题不放。

为什么？这还不明白，难道我能在火上浇油，在疮口上加盐吗？可是他怎能这样回答周群呢？他只好沉默不语。

周群摇了摇头，用手指轻轻地在桌子上点了两下，站了起来，他习惯一边踱步一边讲话：“要帮助秀芹度过这场考验，你自己首先要有个正确的态度。如果你只是为失掉一个战友悲伤，那你站得就不比你要帮助的人高，又怎么能帮助别人呢？你自己是怎样看待方远跳崖的事呢？他这种英雄行为是偶然做出来的吗？他的死对我们生者有什么启示？你都想过吗？你这位好同志呀，想回避不该回避的问题，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你多想想吧！”

周群的话听起来是严峻的，但陈峪却受到了某种启发，虽然他一时还想不太清楚，但确实觉得思路打开了……

“陈！”怀特的声音使陈峪从回忆中清醒过来，他微睁开眼睛，感到身子在有节奏地晃动，耳边传来了车轮的响声，他才意识到是在火车上。

“陈，周群将军的妻子是哪年牺牲的？”

“一九三三年。”

“谢谢，我记成一九三五年了。我忽然想起，一九三五

年，将军在长征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陈峪眼皮又沉重地垂了下来，他朦胧中来到了沙河北岸……

三

他奇怪地问着自己：我是来干什么？是来凭吊方远？我不是去过他的墓地了吗？我还在墓前为佟秀芹采了一朵金灿灿的山丹花。这花多美，但又多么纯朴。它不象牡丹、玫瑰那样娇艳。它生长在杂草丛中，不怕风雨的吹打，因为它把根深深地扎在山石之中。让它象征方远不是很恰当吗？我要把它亲手交给秀芹，我要象周群教给我的那样，要跟秀芹谈论方远，要更好地了解方远。我就要回到秀芹身边了，方远，你有什么话要我对她讲吗？

“有，有很多话。”是方远的声音，分明是他。

“老方，老方，你在哪儿？”

“我在这儿，陈峪，你看到了吗？”

我看到了，是方远，细细的眉，白净的脸，你这个机灵的南方人，怎么一下子就跳到我跟前了呢？老方，你有什么话就快说吧。

可是，方远怎么扭头就走了呢？老方，你等等，你要带我上山？好吧，我跟你去。这山我是来过的，这不是我采山丹